

立冬（外一首）

■张秀梅

你裹挟着一身寒气
突兀地踏入秋末的门楣
树上的红书签在枯枝上飘摇
沟渠里的黄丝线在坚强伸展
我的思念冷成霜
飘荡在白云之上
不知会不会吸引你明亮的眼眸
远方的亲人啊
在这立冬的节气里
我把牵挂和爱做成思念的馅
包成五彩的饺子
放在邮件里一一寄出
那时，远方正熊熊燃烧

深秋

大雁南飞
落叶摇摇晃晃
雨打残荷
枫叶漫山遍野
小雏菊捧出耀眼的秋梦
还不忘和枫叶调皮地隔空喊话
那时
我就像一只鹅
慢悠悠地行走在记忆的小路上
而玉米飘香的院子里
早已为我这远方的游子准备下了
炊烟和深深地凝望

我要借月亮的手

■吴小平

我要借月亮的手
写一首温暖的诗
写进悲与苦，写下伤痛与嚎啕
诗行中黑夜与恐惧无处隐遁

我要借月亮的手
掬一捧天山的雪融水
浇灌诗之花千穗的灵魂
盛放的时刻必是人间重大的节日

我要借月亮的手
弹奏一曲激昂的乐章
江河湖海跳跃跃上
山涧沟壑引吭高歌
热情挥洒生命的交响

我要借月亮的手
驱散阴霾与浓雾、病毒与苦难
让阳光与健康并肩行在大地上
让人们走上大街拥抱敬意、嘘寒问暖

我要借月亮的手
让璀璨星辰关照每个善良与诚实的生命
让斑斓的和多彩的梦点缀其间
让手可摘星辰，让心与月同辉

我要借月亮的手
在温热的土地上播撒希望的火种
让胜利的鲜花装扮每一座城市，每一个乡村
山峰见证壮举，江河回应豪情
中华儿女正用拼搏奏响生命之歌

寄语寒风

■张春生

立冬之后，万物萧然
北风开始倾诉
离别是千古的话题
寒凉中却有千丝万缕的暖意

时代更迭，分分合合
高铁站台上虽然别离
微信里却又朝朝暮暮
抖音上抒发美颜的情愫

寒风穿过一夜冰霜
捎来故乡的口信
大地收纳着苍凉
人间汇聚着大爱

高北门往事

■吴蜀

我的少年时代是在乐山城高北门外的紫云街度过的。

记得上世纪50年代，高北门的城门还在，那时候的土桥街到紫云街不像现在有一条直通大路，出城要穿过高北门的城门洞。出城方向的右边有一段红砂岩的石梯坎，爬上这段石梯坎有一段高高的城墙，沿城墙直行还能看见一棵高大茂盛的黄葛树。这里是儿时活动的好地方，每到初夏时节，树上结满了嫩绿的黄葛包，爬到树上摘下来剥下一片片包衣，送入嘴里，酸酸的。往前是一座祠堂，再往前便是拱辰门了。正对祠堂下石梯坎便是九龙巷，一直通到学道街。

出城方向的左边，有一条约20米长的窄窄的小巷，小巷两侧是高高的青砖墙。走到小巷的尽头，爬上石梯坎，便是通往黄家山和桂花楼的老城墙。最近上去走了一趟，城墙上的城垛已严重风化，有着非常沉重的历史感，与半个世纪前的城墙差异太大，因那时读书每天都会从这条老城墙上的小路走过，当年的模样仍记忆犹新。顺着老城墙一直走可到黄家山，如靠左行则通往海棠湾。

旧时，高北门外的油榨街口有一家老同兴酱园的门市，豆油、醋、豆瓣、甜酱……应有尽有。那时没有瓶装，都是各家自带瓶子去打酱油、打醋。乐山人又把打醋叫打甜子。那时的价格好像是几分钱一斤，一般来说人们每次打三五分钱的，酱油和醋的味道十分纯正。公私合营后，乐山全华厂经营的双酿酱油、辣豆瓣、全华味精占据了乐山人的味蕾，这在当时的乐山是一个响当当的地方品牌。

高北门外紫云街的北宸旅馆左侧有一条小巷，叫过街楼，在北宸旅馆的后门即过街楼处，有一家补锅店，手艺人姓杨，店内整天都响起叮叮当当的敲打声。特别是阳春三月，暖暖的阳光伴随着那叮叮的敲打声，给人一种慵懒的感觉。杨补锅匠有一个女儿，长得也俊秀，皮肤白皙，据说后来嫁给了一名外科主治医生的老三做了儿媳妇。

在补锅店的旁边，有一家小酒馆。每次经过那里，便闻到一股浓浓的酒香，还有卤豆腐干的味道。豆腐榨干后放入各种香料的水中，卤后的豆腐干，黄爽爽的，香味逼人。现在街上叫卖的“某某豆腐干啊，又香又咸的豆腐干”，仍不及当初那家小酒馆飘出来的味道。在补锅店的对面，是一家日杂公司的仓库，里面有一个大院子，常年堆着一些日杂用品。我们经常在里面玩耍，在货包上跳上跳下，捉猫猫。记得有一次，我站在一堆麻布口袋上，将手指伸入悬挂的一个没有灯泡的灯头里，指头瞬间好像被钳子夹住，那种恐怖的感觉，至今想起仍然难忘。庆幸那时站在麻布口袋上，也许有很好的绝缘效果，才躲过了一劫。

1958年成立公社，日杂公司的仓库办起了公共食堂，每天吃饭时间人们便自带碗筷，排队打饭。记得当时我们的额定饭量为“二三三”，早上二两，中午晚上各三两，每天八两，每月24斤粮食，没有油水，天天都感到饿。米汤都成了抢手货，去迟了连米汤都没得喝。那时有句俗语：眼睛落了眶，全靠米汤抽。

再往过街楼里走，有一家畜产公司的销皮厂，一到出太阳的天气，里面就铺满了猪皮、牛皮，那股腐臭味弥漫在整个小巷内。猪皮和牛皮上有很多残存的碎肉，要将上面这些残余剔除，然后放入石灰水中浸泡，最后取出，并用竹棍支撑，拉直晾干。

过去，进了高北门叫进城，出了高北门叫出城，可见当时的乐山老城在这老城墙的怀抱中显得多么小巧紧凑。

怀念，意味着忘不掉，变化又是绕不开的变迁。

墙上的家风

■魏有花

老家的小院很别致，栽种着满院的梧桐，别致的还有堂屋的一面墙，张贴着花花绿绿、形状各异的奖状和荣誉证书。

打小我就记得爷爷家的墙上贴满了新新旧旧的奖状，有爷爷的、父亲的、叔叔的，还有姑姑的。奖状的内容也各不相同，什么“先进个人”“五好社员”“劳动标兵”等等。记得爷爷每收到一张奖状，都喜得合不拢嘴，连声夸奖，认真张贴。父亲和几个叔叔更是不敢懈怠，努力表现，年年拿奖。

爷爷去世前，将满墙的奖状揭下交给父亲，并嘱咐说，留着它，给孩子们讲讲怎样生活。

果然，父亲经常拿出那些发黄的奖状，给我们讲过去的事情。不仅如此，父亲也用一面墙来张贴我们的奖状。那时，上学拿奖状竟成了我们兄妹几个最期盼、最光荣的事，因此，我们的学习成绩也一路攀升。

参加工作后，单位不兴发奖状了，有的只是荣誉证书。父亲还是乐此不疲，将我们的证书张贴上墙，说，贴上好，影响别人，也激励自己。

而今，就连读小学的女儿拿了奖状也跑去交给爷爷，并和堂兄堂妹们憋着劲地努力学习。看到这样的情景，父亲脸上总是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

每次回老家面对那面别致的墙壁，我就想，这不仅仅是一面墙，也不仅仅是贴了几张奖状和证书，它其实就是一个家族代代相传、积极向上的良好家风。这家风让人一路向前，马不停蹄；这家风让人学有目标，赶有榜样；这家风让人自重自省，洁身自好。



快乐一点
无限乐山

下载无限乐山APP 掌握乐山最权威资讯



乐山城
的旧时光

郭志全
画

火车驶向远方

■酸枣小孩

小区的南边有一条铁路。

晚间散步，时常从它旁边经过。晚间的铁轨上也不寂寞，一霎时驶过一列现代化的头部尖尖的白色动车，一霎时驶过一列古老的慢吞吞的绿皮火车。

火车驶过的时候，我总是要驻足观望一会儿，直到它轰隆隆跑远了。跑进了更远处的无边黑夜。

黑夜里的火车总是让人产生无尽的遐想。尤其是那一列古老的慢吞吞的绿皮火车。它代表着过去——过去还并未完全消逝。黑夜里的车窗是一小块一小块的光斑，一些人影映在上面，恍恍惚惚，像一帧帧隔了遥远时空的默片。于此时，有着更明显的象征意义，让我想起故乡王村的那条铁路来。

王村的铁路在村子的北边。它呈一条黑色的直线，从王村的田地和枣园的田地之间横穿过去，向着遥远的东方而去——在小孩子的视野里，山东是一个很遥远的存在。我的邻居新燕的母亲就是山东人，所以新燕并不觉得山东遥远，她反而觉得枣园更加遥远。枣园有她的失恋对象，在他新婚大喜的日子里，这个痴情的姑娘站在王村北边的铁路上，遥望着咫尺天涯的北方，内心里充满了痛失吾爱的惆怅。

这都是发生在铁路诞生之后很久的乡村往事了。比它更久的往事发生在铁路修建的时候。

修铁路是王村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事件，最开始的几天里，路轨旁天天像赶集似的围满了人。有大人，也有小孩。大人们指指点点，议论纷纷。小孩们上蹿下跳，兴高采烈。人们每天吃完了饭，没事可干的时候，便跑过去查验工程进展情况，比指挥部还指挥部。比工程师还工程师。

不过后来，他们确实是为了去看工程师。

铁路上来了一位女工程师。女工程师年轻又漂亮，天天在铺建中的铁轨上来来回回地视察和指导，陪同她的那个人是谁来着？记不清了。

后来，女工程师因为爱情走了，铁路的修建工作并没有受到影响，所有的工人们都若无其事地照常干活，该洒石子的洒石子，该铺枕木的铺枕木，该砸钉子的砸钉子。直到新修的铁轨穿过王村，穿过油坊和塔铺，穿过我再也知道叫不出来名字的村庄和城市，到达了它的目的地——

新铁路通车了。

从此以后，每天夜里，王村人的梦境里都会有火车跑过，轰隆隆，轰隆隆，然后是“哐——”的一声长鸣。在小孩子的眼睛里，火车真的就像一只铁牛，它大多数的时候拉着一车厢一车厢的煤炭，极少数的时候拉着一车厢一车厢的人，极少数的时候什么也不拉，只有孤零零的空车头。它从远处跑过来，又向远处跑去，它每天每夜都在跑来跑去，累得呼哧呼哧，累得“哐哐”直叫。

铁路新通的一个月里，我睡在床上，每当过火车的时候，王村的大地都在震颤，我的床都在摇晃。仿佛我又重新回到了襁褓时代，睡在了从来没有睡过的摇篮里。

几乎每天每天，我们都会跑过去看火车。拉煤炭的火车不好看，我们喜欢看拉人的火车。绿皮的长长的火车，它冒着热气，呼哧呼哧，从远处驶过来了。我们瞪着一双双好奇的眼睛，与车窗里的人对视。那时候铁路还没安装防护网，我们看火车很方便，车窗里的人的相貌表情也能看得清清楚楚。当然，车窗里的人看铁轨下面的我们也能看得清清楚楚。有时候，他们也会友好地向我们挥手打招呼。

我站在路基下看着他们。看着他们的面孔渐渐清晰，又渐渐模糊。他们要去哪里呢？火车驶向远方，带走了我的好奇和疑问。直到有一天我自己也坐上了火车，成为了“他们”中的一个。

我第一次坐火车是从小冀镇回家。也是最惊险的一次坐火车。

那个时候我住在大姑姑家的

表姐那儿。春天里，王村的庙会节到了，我想回去逛庙会，表姐只好送我去坐火车。火车站离小冀镇并不远，骑个车子一会儿就到了。可是我们到的位置不对，正好和要坐的火车相隔了十几道铁轨，眼看着火车就要开了，我和表姐只好飞奔着穿越那些铁轨，一边跑一边喊叫请火车等等——好像火车真能等人似的。等我们跑到这边来，火车已经开始启动了，它突突地喷着热气，车轮缓缓移动，一个车厢的门开着，站着一个乘警，我跑过去，伸出手来，他犹豫了一下，还是把我拉了上去。

我奔跑得太猛烈了，拼了命一般，以至于到了车上，累得窒息，只顾喘气，乘警问我话我都没办法回答。满满一车厢的人怎么看我？他们会不会笑话我为了坐火车连命都不要了呢？所有这些我都顾不上了，因为我的肚子经过超强度的奔跑，引起了痉挛，疼痛难忍，疼得我脸色煞白，足足疼了一个小时才慢慢缓解开来。

（后来我坐火车返回小冀镇，下了车之后迷失方向，幸亏路遇表姐夫下班回家，否则那次我可能会真的把自己搞丢了。）

从小冀到王村的这列火车，走的就是途经王村的那条新铁路。离王村最近的是塔铺站。一个很荒凉冷清的乡村小站，只有我一个乘客从此下车。

我从火车上下来，沿着铁轨慢慢往家里走。一边走，一边欣赏乡野的风景，仿佛自己是一个久别故乡的远游之人。

后来我真的成了一个久别故乡的远游之人。我离开的时候，正是深秋，我坐在夜火车上，怀揣对美好未来的憧憬。当火车途经王村的时候，我心里刚刚泛起一些淡淡的乡愁涟漪。车窗外的暗夜里，依稀分辨得出曾经熟悉的景物轮廓，不一会儿，便隐退于车后的巨大黑幕里了。

黑幕里有什么呢？过去。将来。故乡。他乡。还有远方。伸手不见的远方。迷雾重重的远方。多少人向往的远方。

你看，一列火车正驶向远方。